

詩集出發路易士著

詩
集
出
發

陸
惻

自序

我出發——到全或虛無。

我自覺我的必然的悲劇命運。

我猛烈地燃燒我自己。

我的健康是不可挽回地毀壞了。

但是貧窮，孤獨，時代的迫害，社會的虐待，煙草，酒，憂鬱病及其他，全非對於我的真正的毀滅者。

詩人固窮。文窮而後工。貧窮一些是好的。孤獨一些是好的。至於時代的迫害，社會的虐待，對於一個詩人，那是無論古今中外都不可免的。而這，激起我的反抗。反抗是好的。煙草是無害的。酒是好的。憂鬱病是不可免的。它使我的抒情詩的調子低徊。低徊一些是好的。沒有一個詩人不是憂鬱

病的患者。這些這些皆是好的好的。

然則，什麼是對於我的真正的毀滅者？

我的生命太燃燒了。

我常感到我的生命的大火山之不可遏抑的內爆。可怖的內爆！

我即我之毀滅者。

我殘酷地毀滅我自己。

我出發——到全或虛無。

x

但我決非一個虛無主義者。亦非一個頹廢主義者，或一個個人主義者或一個藝術至上主義者。我理解我自己。我是非常之自覺的。

那些罵我虛無，罵我頹廢的人們，是尚沒有虔誠地讀過我的全部作品而就斷章取義地胡說八道了起來的。那些罵我個人主義的人們，實際上是最最自私，最最唯利是圖的本質的小人，偽君子，不可救藥的個人主義者。彼等之所以屢加漫罵（決非批評）於我者，那完全是由於一種自卑心理之作祟。

彼等一點也不團體主義。彼等無恥之尤。彼等全然不知詩爲何物，文學是什麼。至於藝術至上主義一詞，用於我的場合，那實際上也是不成立的。因爲詩乃經驗之完成；而這經驗乃是摘取自詩人所通過的人生及其所從屬的社會的。不過單是經驗其物決非詩，必須藝術地完成（或表現）之罷了。表現手法（或技巧）較高明或較新鮮一些並非一種過錯。我苛求着完成。我卽我的學生，我卽我的先生。我繳卷，我批改。我是詩人，同時是批評家。因爲創造的過程，亦卽批評的過程。

我，老實說，什麼主義也不信仰，什麼主義者也不是。作爲一個詩人，我的本格的任務只是寫詩，嚴肅地寫詩。此外，沒有談什麼理論的必要。因爲詩自身卽理論，卽體系。一首詩是一個宇宙，一個世界，一個新大陸。一個詩人是一個創造者，一個上帝，一個耶和華，一個哥崙布。我繼承傳統，但不止於是繼承而已，我應該是一個新傳統的創造者，而更青春的一代則自我的手中接去火把，照明他們的路。五四運動的先輩們遞給我以火把，我遞給更青春的一代以更光輝的火把，如是繼續遞傳繼續光輝下去。詩的前途無

限，無限，無窮盡。這是真理。皮可克不懂的。無論今之俗輩。

我決不以那些販夫走卒園丁乳母工人農民以及囤貨色鈔股票今天天氣哈哈的商人市僧老於世故的老狐狸精之居然讀我的詩爲一種榮幸。我決不以那些全然不知詩爲何物文學是什麼然而偏愛談談「新詩的厄運」的通俗故事製造者以及平江不肖生或張恨水的愛讀者之居然讀我的詩爲一種榮幸。我有我的讀者羣。中學生，大學生，二十代的文藝青年，詩人羣。他們是更青春的一代。我寄我的無限熱望在他們的身上。他們的成就必將較我輝煌千倍，較更早的一代輝煌萬倍。而當他們的時代來了時，中國的文盲也許要比現在少些。詩的讀者也許要比現在多些。那是好的。

x

我。和破碎了的我。

我。和我的詩。

我的詩並非破碎了的我。

我的詩是用以綴補那個破碎了的我的上品的絲線和鐵杵磨成的綉花針。

詩卽我的宗教。又是我的戀愛，我的喜悅。

「黃河之水天上來」已被李白唱過了。

而杜甫也已唱過他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了。

我必須唱我的。我必須從事新的旋律，新的節奏，新的抒情詩之創造。我的題材是多方面的。

我是每寫一首詩都每追求一個新形式的。

我有我的氣分，我有我的風格。我的詩是自由詩的一種。但是不可思議的是時至今日竟還有人要求我們回到「新月派」去！這纔真是所謂「新詩的厄運」哩！果如此，則我寧可放下我的寫詩的筆，燒光我的作品。

啊啊！我的詩。於茲，爾等既已自我一人之手離開而成爲萬人之共有物了。去吧！爾等。去航時間的大海吧！而在爾等的航程中，只要每一世紀遇有一真正的讀者的島嶼，那就是我的無上光榮至大安慰了。

一九四四年四月

路易士

目次

一九四三年六月作品

止水……………(一)

旋律……………(三)

一九四三年八月作品

向文學告別……………(四)

一九四三年九月作品

消息……………(一七)

無人島……………(二一)

潮……………(二四)

一九四三年十月作品

相見歡……………(二八)

埋葬……………(三二)

逃避論……………(三六)

靜安寺路款步……………(三九)

散步的魚……………(四二)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作品

出發……………(四四)

城的臉譜……………(四八)

節日的街……………(五五)

所見……………(五九)

吻……………(六一)

說我的壞話……………(六三)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作品

守護……………(六七)

一九四四年一月作品

無題十七行……………(六九)

三人之溜冰者……………(七一)

嚴冬之歌……………(七三)

某地……………(七五)

一九四四年二月作品

物價巨人……………(七八)

我活着……………(七九)

夜行……………(八七)

窗……………(八九)

一九四四年三月作品

煙斗	(九一)
預感	(九三)
月夜	(九五)
三十代	(九六)
投影	(九七)
致董純瑜	(九九)
一九四四年四月作品		
未題	(一〇三)
播種者	(一〇五)
致二十代的羣	(一〇七)
卽興詩	(一一四)
雲歌	(一一六)
詩人的武士道	(一一八)

止 水

說嗎，縱有春風飄過，
止水也不揚波的了。

唔，也不揚波的了，止水。

至於柳蔭中的鳥語，
園子裏的花香，
那些，全是屬於另一世界的話了。

真的，從一個三十歲了的男子

所見的人生是霧的茫茫海啊。

沒有音樂。

也沒有色彩。

只有霧，霧的茫茫海啊……

旋 律

那是一個
小夜曲的旋律，
一個最優美的旋律，
從蕭邦的全作品中
拔萃了出來的，
使我聽了，
唉，流淚。

向文學告別

I

向文學告別。

向詩，向象徵主義
告別，悽楚地。

向「惡之華」，

「巴黎之憂鬱」

說再會。向但丁，

我們的大屈原，

梵樂希，艾略特，惠特曼，

自殺了的葉賽寧

和嘲笑了人家的自殺

然而終於也自殺了的

「穿褲子的雲」的作者，

銅胸脯的瑪耶關夫斯基

說再會。而且向你——

我的靈感的小綠樹

說再會，悽楚地。

再會！小綠樹！

再會！美的理想

和夢的黃金的地平線。

再會。再會。

文學再會！

詩再會！

II

何處去？

茫茫的街。

茫茫的夜。

從宣告打烊了的

咖啡店底底斯步出，

沿着靜安寺路，南京路，

向外灘，憂鬱地。

江海關的大鐘：

鏗鏘的十二時。

我倚着手杖，
佇立在黃浦江邊，
抽着煙斗，想——

沒有生存空間。

沒有寫作場所。

沒有書桌和書架。

沒有家！

沒有閑暇和餘裕。

沒有創造。

沒有沉思的生涯。

沒有心的平安

和靈魂的午睡。

而在我的動亂的生命裏
是常充滿了
一種藝術的苦悶，
一種詩的，詩的渴念

而且嚴重地
患着營養不良症：
形容枯槁，
顏色憔悴。
冬天來了：
沒有大衣。
沒有溫暖。
沒有家。

只有奔波，
只有流浪，
奔波奔波，
流浪流浪，
辛辛苦苦，
覓食處處。

茫茫的街。
茫茫的夜。
何處去？

III

我必須向讀者們告別。
我必須向朋友們告別。
我必須向一切

毀我的譽我的人們

說再會。我必須向一切

我所憎的我所愛的人們

以及事事物物

說再會，堅決地。

我必須向上海

說再會：

再會，上海！

再會！不朽的城。

肺病與梅毒的都市。

充滿了蠅的幼蟲的廁所。

人口五〇〇〇〇〇〇！

IV

今天是不堪忍受的大苦難。

明天是玉石俱焚的大毀滅。

大飢饉。

大瘟疫。

再會！戰爭。

你使全人類墮落。

可詛咒的！

二十世紀再會！

地球再會！

我是詩人，

所以難吹愚妄的喇叭。

沒有文化。沒有文化。沒有文化。

沒有文化。沒有文化。沒有文化。

沒有文化。沒有文化。沒有文化。

沒有光。

沒有希望。

只有抽雪茄的大腹賈。

只有商業上的宣傳文，廣告畫。

只有阿諛權貴的文化人。

做他升官發財的夢！

只有豬羅的結婚，

狗的宴會，

和魔鬼的跳舞。

沒有文化。

沒有光。

沒有希望。

我——痛苦。

VI

給我以生存空間，

寫作場所，

書桌和書架，

創造之必要條件的

閑暇和餘裕！

給我！

給我！
給我！

給我以炭水化合物，
脂肪，

蛋白質，

維他命 A B C D！

給我以大衣！

給我！給我！給我！

否則，給我以火箭

或宇宙船！

給我以沙漠，無人島

或 G I N，瘋狂

或死！

VII

再會！再會！

我揮手，向我的

靈感的小綠樹，

美的理想

和夢的黃金的地平線。

再會！再會！

二十世紀再會！

地球再會！

文學再會！

詩再會！

悽楚地，
憂鬱地，
然而堅決地，
我揮手：

再會！再會！
文學再會。
詩再會。

消 息

躺在床上失眠。

窗外：

雨浙瀝。

試伸出左足

向上，向天花板

探天堂，探伊甸園，

探諸神之棲處；

試伸出右足

向下，向地板

探地獄，探幽冥土，

探死者之世界。

那些空氣讓開，

像海浪讓開航船，

復又歸於平靜。

竟沒有逢着一位天使，

一羽樂園鳥；

也沒有遇見一個撒旦，

一個鬼魂。

只有空氣。

沒有消息。

什麼消息也沒有啊！

試伸出雙足，同時，

向前，向嚴肅的牆壁

探遠方，

探明日。

那些空氣讓開，

像海浪讓開航船，

復又歸於平靜：

什麼消息也沒有啊！

窗外：

雨浙瀝。

躺在床上失眠。

試伸出左足探，

試伸出右足探，

試同時伸出雙足探，

苦悶地，

焦渴地，

煩亂地。

然而只有空氣，

只有空氣。

沒有消息。

什麼消息也沒有啊！

無人島

我常聞一個聲音在喚我，
我常見一個影子飄過去，
在夢中，
或醒時。

如果是來自天國的聲音？
如果是天使的影子？
如果是來自地獄的聲音？
如果是魔鬼的影子？

如果是來自馥郁的遠方的聲音？

如果是永恆的希望的影子？

如果是來自無憂的昔日的聲音？

如果是不滅的記憶的影子？

讓我應答她，

說我在此，

對於那個來自天國或地獄的，

遠方或昔日的聲音；

讓我擁抱她，

並且吻她，

對於那個天使或魔鬼的，

希望或記憶的影子。

因爲我很寂寞，
很寂寞。
我是一座太寂寞的
無人島。

潮

酒如潮，
醉漢也如潮。

在下午的「潮」，
在晚汐的「潮」，
作爲嗜飲的酒徒的我們來了，
我們舉杯，
我們呼嘯，
我們洶湧，
如潮，如潮，如潮。

「潮」的三行詩，

「潮」的動人的警句是：

一杯清涼，

二杯恍惚，

三杯忘了明天。

哦！「潮」是屬於男子的世界。

哦！「潮」是我等制霸的世界。

這裏有危險。

這裏不可思議。

女孩子們不懂的。

在這裏，舉杯着的

呼嘯着的洶湧着的是

獨身漢，厭世家，失戀者，

剛纔和愛人吵過了嘴的

傻子們的潮；

明日的英雄，今日的勇士，

不發一言的奇異的謎樣的人物，

可尊敬的飽經滄桑了的老人，

試作酒之初旅的年輕小伙子，

流氓，浪人，諸色人等的潮。

悲哀的潮。苦悶的潮。

生命的潮。

生命啊，

如你杯中浮着的麥酒的泡沫

那麼短暫

而又不寧靜的啊。

相見歡

依然是如此其青春的，

像一羽小鳥，

一盞明燈

亮在華廳裏。

電話裏，

幹嗎尋我的開心哪。

「喂，猜猜看，

我是誰？」你說：

「是你的情人，

你的戀女，唔，來了。

喂，猜呀！……

然後是一連串的鴿鴿鴿鴿，
有如小提琴上的 G G G G。

相見的第一眼，

覺你烏而大的眸子

愈烏愈大了；

而且光輝；而且深——

深得足以溺死成千整萬的
多情種子。

夏到秋，

纔三個多月的小別，

你的秀髮已披肩了。

你說那是我喜歡的。

於是我吻了它，

於是我吻了你。

笑是甜的。

笑是嫵媚的。

笑啊，笑啊，

我的太太。

依然是如此其馥郁的，

如此其豔的，

像一杯紅葡萄酒，

一朵玫瑰，

一抹彩霞

游泳在蘋果綠的
晚晴的畫布上。

埋 葬

埋葬，埋葬，

把那些戀，

那些歌聲，那些月夜，

那些擺窰式的熱情，

屬於二十歲人的夢，

深深地埋葬：

埋葬在你的

記憶的公墓裏，

埋葬在你的心的大海裏，

歲月的大海裏。

埋葬，埋葬，
深深地埋葬！

事業在召喚你，
事業在召喚你，
傾聽啊，
事業在召喚你！

你有鐵的意志。
你是鐵的男子。
傾聽啊，
鐵的事業在召喚你！

鐵的步伐。

鐵的戰鬥。

鐵的意志。

鐵的男子。

強起來！

邁你的左足和右足！

出發，

去戰鬥！

出發，

去戰鬥！

爲了你所從屬的羣。

爲了下一代的人類。

埋葬，埋葬，
深深地埋葬！

逃 避 論

從騷音逃避！

從高速度逃避！

侮辱了你的聽覺的，

那些騷音。

使你眩暈的，

那些高速度。

你聾了麼，

你麻木了麼，

二十世紀都市人？

生活在騷音裏，

生活在高速度裏，

你一輩子神經錯亂！

從騷音逃避！

從高速度逃避！

看看天空吧！

那些雲，

飄過去。

天空是青的。

天空是寧靜的。

逃避論之反對論者的
論據論點是可笑的：
彼等神經錯亂。

惟智者懂得

怎樣驅其幻想

乘雲舟而

遨遊乎青的，寧靜的

天空的大海，

藉使其靈魂平安

恆常清醒。

靜安寺路款步

掛着花一般的太太
在彎着的左臂上，
而把右手插在褲袋裏，
紳士風度地，
款步於
秋了的靜安寺路上。

過了城市飯店，
有名的 C. P. C.
使步道和馬路都馥郁了，

使行人和車輛

和那些法國梧桐樹

都馥郁了。

我深深地聞嗅了又聞嗅。

「進去喝一杯吧。

多香啊！」我說。

「可是，錢不夠了。」

「不夠了嗎？唉！

多香啊。」我嘆口氣。

「就站在這裏聞聞吧。」

太太的手挽袋裏

剩一張十元票；

而我的插在褲袋裏的右手

捏着的祇兩毛——

連羅宋癩三都搖搖頭鄙夷地

不屑伸他的尊手的啊。

散步的魚

拿手杖的魚。

喫板煙的魚。

不可思議的大郵船

駛向何處去？

那些霧，霧的海。

沒有天空。也沒有地平線。

馥郁的是遠方和明日。

散步的魚，歌唱。

出發

我。和破碎了的我。
我出發。

吹着口哨，
上了十一月的征程，
我之唯一行囊，
便是那個
破碎了的我。

我一面邁步。

艱辛地，

在多蛇蝎，多荆棘，

崎嶇，險巇之世途上；

一面把那行囊

補了又補。

我用上品的絲線

和鉄杵磨成的綉花針

補我的行囊：

那個破碎了的我。

我要他完整！

十一月的地平線上，

那些沉沉壓下來的雲，

鉛色的，
重而且冷。

那些風和禿樹，
說着壞話。

旅人的進行曲，
瀏亮又悲涼。

讓一隻精緻的
小小的水晶瓶
嚶嚶啜泣於

背上負着的行囊裏，
吹着口哨，

我出發——

到全或虛無，
永生，不朽，
或寂滅之淨土。

我。和破碎了的我。

城的臉譜

何其寂寞的南河下。

何其寂寞的花園巷。

靜靜的城，無言。

啊啊，我的心靈的小母親，

我的夢與歌的搖籃，故鄉啊，

你沉默着的城，啞了的城，

豈竟有所拒於我的歸來麼？

我知我的滿被征塵的鞋已破，

過了時的古舊的洋服也寒愴，
而我的蒼白憔悴的臉色，
乏憊無力的步伐，
使誰見了都信我是一個
營養不良症的患者，
或者難聽一些——
是個抽鴉片的。

故鄉啊，你變了，
你那漠然，你那倨傲，
你縱不說「拒絕」，
至少也非「歡迎」，
對於我這踏着暮色
匆匆歸來而翌日

又將匆匆離去的
長年的流浪者。

啊啊，你那世態炎涼！
啊啊，你那世態炎涼！

曳足過轆門橋，

我心裏多悔恨——

回來嚐它的冷跟白眼幹什麼？

連小學時代中學時代的同窗

也不打個親熱的招呼了；

擦肩而過，昂昂然，

一若素不相識似的。

那些飄忽有似幽靈的行人
咸投我以一瞥驚異之眼，
然後是聽了令人難堪的
噉噉啞啞，相互耳語着
吾家昔時景况的繁榮，
大戶人家，何等的排場，
副官，馬牟，盒子砲，
多麼的威風，夠闊氣，
豪華，如今是衰微了，
沒落了，把好好的一個家
就這麼着毀了，敗了，
唉，這些不肖的兒子們……」

可是我倒自以爲是

它的無上光榮呢。

我想我裝飾了它

和它的那些居民——

我的可尊敬的同鄉們

以我的詩人的名譽，

藉使他們有所誇口，

有所驕傲，說我是

屬於他們的城的。

啊啊，他們的城！

靜寂的城。啞默的城。

漠然的城。倨傲的城。

世態炎涼的城。

翻着冷眼白眼的城。

不親切的城。

我的故鄉，我的家鄉，

再會吧！此後，

我的修長的身影

將不復出現於

你所能眺見的

那個地平線了。

雖則你是我的心靈的小母親；

雖則你是我的夢與歌的搖籃；

雖則你那世界上最澄澈，

最深邃，最悅目的青空

和青空上悠悠然飄過的白雲，

悠悠然鳴響着的

鷹們的英雄的悲歌
是常使我懷念的，
懷念的，和流淚的。

節日的街

後面追着幾十個

充滿了好奇心的兒童的

遊行示威的行列通過了，

口號的潮退了，

於是節日的街

乃恢復了常態。

一次，二次，數次，

節日的街，

騷動了又平靜，

平靜了又騷動，

又平靜……

從朝經午迄暮。

於是冷寂了的柏油馬路

開始作一日之回憶，

而且發着疑問（愚蠢的），

當十五夜的初升月

照臨其靜靜地躺着有

建築物們的陰影

和五顏六色的傳單的

蒼白的顏面，四肢，

胸部和腹部，

並致以無言的慰問時。

「人們做些什麼，
忙忙碌碌，來的來，
去的去？那些車輛，
電車，汽車，和載重的
卡車，駛向何處去？
那些羣衆，和他們
散發的傳單，和他們
揮着拳頭呼的口號——
今天，到底是個
什麼日子？……」
節日的街嘆息着，
他覺得他很疲倦。

那邊，幾個警察

守着橋堍（佈有

鐵絲網的）。而高高地

從一塊有燈的樓窗探首

下眺的是一個

已經換穿了睡衣的

女人。

所見

聚在馬路邊，許多的人
仰視青空，並且用手指着，
議論着，好像發見了
什麼奇蹟，異象，神仙
或自古以來用以象徵
真命天子的龍。

我也仰視，好奇地，
孩子似地隨着他們手指的
方向看去，企圖有所

發見，有所滿足。

但是遺憾得很，

極目遍搜視野，

結局所見

只是平靜的青空

和飄逝的白雲；

而在更低一些的地方，

那些岩石狀的雲，

美麗的熱帶魚狀的雲，

是微淡的橙色的

和紫羅蘭色的。

唇，一度，兩度，
用我的再會了煙斗的口，

說我的壞話

說我的壞話，

那些樹。

她們嘲笑我，

我知道

說我的壞話。

那些美麗的季節春夏秋

和殘酷的冬天。

她們嘲笑我，

說我許多的壞話。

說我許多的壞話，
那些風，雲，雨，
那些海和陸的風景，
青空和地平線，
太陽，月亮，和衆星。
她們一定在嘲笑我。

那些晝，嘲笑我。
那些夜，嘲笑我。
成爲我的身體之一部分了的
手杖與煙斗，也嘲笑我。

那些貓與鸚鵡，

那些駛出港口了的郵船，

那些飛行機，電車

和載重的卡車，

和暴燥的急行列車，

說我的壞話。

我行過的每一街，

我居過的每一城，

我坐過的每一沙發和椅子，

我飲過的每一酒杯和酒瓶，

凡認識我的，

凡曉得我的名字的，

都說我的壞話，

嘲笑我，

不知什麼原故。

說吧，說吧，

凡說我壞話的，

都永生吧！

凡嘲笑我的，

都是美的美的。

守 護

吐你的吐沫的

消鏽水吧，

你來自陰濕的森林區的

不見陽光的諸種鬼！

不可動搖，

不可抹殺，

彈之作鏗鏘的金屬響，

屹立並投影於

明燦的大平原，

那是一個堂堂正正的
存在之實感，
紫銅的巨人，
歷史的大心靈，
光，神性，
和頂點。

吐你的吐沫的
消鏹水吧，
你來自陰濕的森林區的
不見陽光的諸種鬼！

無題十七行

隨着撼窗瑟瑟

多雪意的風以俱來的是

隔壁兵營裏吹的熄燈號，

遠處街頭賣宵夜的

糖糴聲，和漸遠漸微弱了的

寒空雁羣之掠過。

然後是寂靜。

然後是發自淒其的永夜

與年終的愁懷之交織的

顫然的一聲嘆，

有如大提琴上的一弓，
低沉地，振盪着，
在這背陽北向的
陰暗潮濕而寒冷的
無米也無柴的
空空如也的
亭子間裏。

三人之溜冰者

一鷹隼。

一飛行機。

一孤獨的雲。

一凍結了的冰場：

青空靜靜。

鷹隼與飛行機，

各描一拋物線，

相平行，

不等速，
自此端向彼端。

雲則升上來，
款冉地，
自紫羅蘭色的地平線；
復又沉落下去，
快速地，
向薔薇色的海。

青空無事。

嚴冬之歌

好日子，
在遠方。

那些搖着

玲瓏的富貴術的魔鬼們

向我招招手，

而且跳跳舞，

做做眼。

但我屹立着，

漠然的，
僅投以不屑之一瞥，
非常之鄙夷的。

折腰說諛詞

乃是人們的事情，

而我樂於

藉一襲秋大衣之蔽體
以度過眼前的嚴冬。

某地

某地無消息，
遠了，遠了，
從我，
從其所在的經緯度
離去，離去，
彼滿載的豪華船
鼓着浪，沉默地，
駛向湮綿的，遼曠的，
不可測知的歲月海。

海上無星月，無燈塔，
且多着暴風雨的襲擊，
有霧，有觸礁的危險。

我流着淚，傾聽那些
由微弱而岑寂了的
揮着手的再會再會。
許多的人，揮着手：
再會！再會！再會！
於是拔錨了，出帆了，
遠了，遠了，
淒綿的，遼復的，
一年，兩年，三年，
十年，八載，一世紀……

鼓着浪，沉默地，
彼滿載的豪華船，
駛向黑暗的，黑暗的，
不可測知的
歲月海。

物價巨人

我是高大的。

但處於千百倍於

我的高大

且繼續增長不已的

物價巨人之

笨重的皮靴下，

我只不過是個

螻蟻罷了。

我活着

我活着。

我歌。

我出發——

到遠方，到明日。

遠方也許沒有花吧？

明日也許沒有光吧？

但我的活着

乃是一個實感：

我歌，

故我活着。

活着，
而且縱身
投入於
人生之大渦卷，
深的，黑的，
徹骨的寒冷的，
危險的，污濁的，
醜惡的，混亂的
大渦卷。

我恐怖。

我戰慄。

我不安。

我痛苦。

我呻吟。

但我抑制着。

一種英雄的性格，

使我知恥。

啊啊我已受傷；

並將繼續受傷。

那些明槍暗箭，

那些嫉妒，

那些毀滅我的企圖，

包圍着我。

那些不正義的！

那些不文化的！

迫害與虐待遍在。

毀謗與誣蔑遍在。

這裏，那裏，

啼笑着。

我乃一羽夜鶩，

一曲美妙的音樂，

因而我是一個悲劇，

一個犧牲。

我乃今之唐·吉訶德。

但我決不從事於

對風車之冒險，

對無辜的羊羣之攻打。

我沉思於

人生之大渦卷，
靜靜地
抽着板煙。

我傾聽着它。
我注視着它。
我用真實的
和純粹的調子
歌我的
多苦難的生命
和我的心胸——
那青空
和遼闊的海。
我出發。

有時我興奮，
有時我疲倦，
也許是幸福，
也許是不幸：
活着，在這二十世紀，
第三號的行星上。
而在我的夢中
是常充滿了全人類的愛，
一切可讚美的，
可留戀的，
有價值的，
有意義的，
詩的寧靜

和秩序。

夢即天國。

夢即黃金時代。

夢也許實現。

夢也許不實現。

但我活着，

實感地

而且歌。

而且出發——

到遠方，

到明日。

我信那是有花的。

我信那是有光的。

故我微笑着。

夜行

最寒冷的日子來了。

那些加體刑於我的鞭子們
咆哮着。

一種「流行的風氣」
咆哮着。

星空下，
我的疾走，
招致了狗的疑竇

和賭徒們的不安。

我的家族需要米。

我却歌着狂想曲的太陽。

窗

雲的少女們的時裝表演
移過窗的青空的銀幕。

那些是日吻橙色的少女。

那些是桃色的少女。

那些是黛色的和紫羅蘭色的少女。

而在窗的黃金律的畫框裏

嵌着的是建築物們的

灰色，白色，黑色，土黃色，

和屋頂的紅色，以及抽板烟的
工廠的姿，水塔的姿，
發芽的樹和電線桿的姿；

雀鳥的音符們則歡悅地跳躍在
電線的五線譜上。

煙斗

生了裂紋的煙斗。

火字形的裂紋，

如我的巨大的創傷，

那是生命的圖案，

青春的標誌。

我咬着它，

儘其一無剩餘地燃燒，

如我的生命的燃燒，

青春的燃燒。

我欣賞我自己。

我享受我自己。

預感

大風砂之日，
這都市有毀滅的預感。

轟騷的街。

人，車的流。

米五千！

每一張塗抹着深重的憂鬱的臉。

黑的渦卷。

歇斯底里的日子。

而且又是狂犬病

和腦膜炎流行的季節！

恐怖，不安，晦暗的天空

慘然懸着蒼白的，

自殺了的太陽

一輪。

月 夜

立體投影於立體，
復爲立體所投影，
月夜的建築物們，
如島，如巨獸的蹣跚，
如大森林的沉默，
如史芬克斯的神祕，
如靜靜的墓場。

三十年代

凡我所在處，
紙菸灰繽紛。

那些是
生命樹的
落英。

尼古丁中毒的
季節，三十年代
是多煩憂的。

投 影

大地的生命的火燄樹

投影於青空。

投燃燒的影，

投成長，開花，結實的影

於青空。

青空是美的。

那些多姿的雲

投飄逝的影

於大地。

大地是美的。

生命的火燄樹是美的。

致董純瑜

或早或晚你來了。

初春的雨

老是打濕了

你的布棉袍的下半截，

料峭的風

吹亂了你的頭髮，

凍紅了你的

閃着烏眸，

秀美有如葉賽寧的臉。

在家裏，
我翻着家典，
抽着板煙，
很煩，
眺望窗外的風雨，
常有隔離了世界的
孤寂感。

但你來了，
你卽世界，
十七歲的燕子，
幼小的火。

所以我的房子亮了，
我的眼睛亮了，
我心裏的大地歡悅，
海微笑，
地平線上的朝日
升起。

我要到北國去，
我要旅行到最寒冷的
冰天雪地去
找尋溫暖，
因這迫害我的都市
沒有什麼可留戀的。

但有你在，
光在，
智慧在，
我不走了。

有你，我不孤獨。
有你，我不寂寞。

願九繆司
常侍你左右！

未 題

沒有一個聲音

使我聽了

不陷於大煩亂，

沒有一個聲音

是美的——

雞啼，犬吠，孩哭，叫賣，

兵營裏的號聲，

操麻將的騷音，

打鐵，無線電，

車，人，馬，

甚至一個來訪的友人的
敲着門的一聲
老路。

播種者

你唱！你唱！

播你的叡智的種籽

在這龜裂了的

文化的土壤，

並滴你的

無量數的眼淚

去滋潤它。

你唱！你唱！

播種者！你必須

以你的辛勞的歌

光輝你的時代

及你所從屬的

受難的羣，播種者。

而你的沉默

將使全人類黑暗。

致二十代的羣

二十代的

你們火燄，

你們海。

燃燒呀！

澎湃呀！

你們真實，

你們善良，

你們美。

你們歌唱，

你們戰鬥，

和我站在一起；

使勁地

握我的手。

哦！你們燃燒，

你們澎湃。

你們二十代的火燄，

二十代的海。

你們使我青春，

使我勇敢，

使我自覺

我的必然的

悲劇命運。

你們使我燃燒，

使我澎湃。

我毅然

出發，

挺着胸

邁步，

朝那充滿了黑暗，

恐怖，危險的

死之地平線。

隨後是

你們的進軍：

敲着銅鼓，

吹着瀏亮的喇叭，

擊着「詩擁護」

「文化擁護」的大轟，

堂堂正正；

真理，

光，

大屈賒之神靈，

九繆司，

與你們同在。

我決不說

我跟在你們的

後面走。

那是虛偽，

那是醜惡，

那是老奸巨滑的

妖道的符咒。

我是第一個！

我是開拓者！

我知道

我必戰死，

我必流血，

我必犧牲，

必遭毀滅；

而我們必勝利，

我們全體

必勝利。

再會！

朋友們，

我去了。

我將從容地

接受

我之必然的

悲劇命運。

我將無所畏怯於

獐笑着的魔鬼們的

毒手，

狡計，

與迫害。

朋友們，

我去了。

再會！

爲了詩，

爲了文化，

爲了二十代的

你們火燄，

你們海。

你們真實，

你們善良，

你們美。

燃燒呀！

澎湃呀！

啊啊！你們火燄，

你們海。

卽興詩

文明呀。

黑死病呀。

行過

橫陳着有

一具讓飢餓的野狗給啃掉半邊肚子了的

腐爛着的鼠屍的

柏油馬路。

文明呀！

黑死病呀！

然而，有什麼可抒情的呢？

可彈唱的呢？

——那只不過是

屬於一首卽興詩的題材罷了。

雲 歌

我們是寂寞的一羣，
我們。

抽着煙斗，

我們散步。

我們以詩人之姿，

以詩的步伐，智慧的步伐，

在夢的天國之純青色的大平原上
散步。

寂寞的，
寂寞的，
我們是寂寞的一羣。

詩人的武士道

嫉妒，嫉妒，嫉妒，
嫉妒，嫉妒，嫉妒，
嫉妒，嫉妒，嫉妒，
嫉妒——我。

謀害，謀害，謀害，
謀害，謀害，謀害，
謀害，謀害，謀害，
謀害——我。

但我活着，
從從容容地活着。

你們掘

一步一陷阱

在我的路上；

你們下毒

在我的杯中。

儘管……

我將從容地

邁我的左足和右足；

我將從容地進我的早餐，

午餐和晚餐。

你們開一個會吧！

校對後記

現在是午夜，靜靜的十二時。我已校畢我的詩集『出發』之初校。我很愉快。我抽着板煙，開始寫後記。

收在這集子裏的，長短共三十八首。全是在上海寫的。其寫作的年月，從目次的排列上，也可知是起於去年六月而迄於今年四月的。但本月所寫的，尚有最後兩首，沒有來得及編入。在這三十八首之中，除了少數，大部分曾發表於『中華副刊』；也有些是簡直沒有發表過的。『出發』曾發表於同人詩誌『詩領土』第一號，自己以爲是比較滿意的一首，所以就取其做了集名了。

我很願意聽到我的每一讀者的高貴意見。如果寫信給我，下列三處均可收轉：一，太平書局；二，中華日報社；三，詩領土社。

最後，在這裏，我對努力於出版事業——特別是單行本的出版事業的太平書局執事諸公深表敬意，並致謝忱。

一九四四年四月三十日，路易士記於居無室。

路易士著·譯書目錄

易士詩集（詩集）	絕版	一九三四年自費印行
行過之生命（詩集）	絕版	一九三五年未名文苑
火災的城（詩集）	絕版	一九三七年新詩社版
愛雲的奇人（詩集）	絕版	一九三九年詩人社版
煩衰的日子（詩集）	絕版	一九三九年詩人社版
不朽的肖像（詩集）	絕版	一九三九年詩人社版
出發（詩集）	新刊	一九四四年太平書局
三十前集（詩集）	近刊	一九四四年詩領土版
藝術的苦悶（詩論·藝術論集）	擬刊	未定
檸檬黃之月（散文·隨筆集）	擬刊	未定

法國詩鈔（譯詩集）	擬刊	未	定
日本詩鈔（譯詩集）	擬刊	未	定
草野心平詩鈔（譯詩集）	擬刊	未	定
現代日本詩論（譯詩論集）	擬刊	未	定
文學論（文學論集）	擬著	未	定

詩集出發

翻不所版
印准有權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初版

每册定價伍拾元

著者	路易士
發行者	太平書局
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三四二號 太平書局 電話九四九一五
印刷所	上海西康路四八九號 太平出版印刷公司

陸怡

太平書局印行新書

秦瘦鷗 著

二

舅

定價六〇元

太平書局編

現代散文隨筆選

定價一五〇元

章克標 譯

現代日本小說選集(第二集)

定價一三〇元

紀果庵 著

兩都集

定價一〇〇元

陶晶孫 著

牛骨集

近刊

令狐原插圖
武者小路實篤著

黎明(原名『曉』)

定價七〇元

張我軍 譯

懷鄉記

近刊

柳雨生 著

芭蕉俳句集

近刊

徐白林 譯

怎樣讀通日語

近刊

日語學習社

予且短篇小說集(四版)

定價七〇元